

## 收藏家

春天我一个人搬到了外地，知道当地有一位从不露面的神秘女人，她把她惊人的收藏都放在在近郊的房子里，从不对公众开放。那天我决定出发去找找，顺着网上搜到的地址，我导航到农垦博物馆那边，再拐到东五四支路，顺着山坡往上开三公里，路的尽头就是。车停在路边，我摇了摇铁门柱，正面看里面，感觉像是一处很大的旧式官邸。

很久没有回应，又很久，才有一个中年模样的男人跑了出来，他说今天就他一个人值班，可以破例放我进去，但前提是他得跟着我。我猜他觉得我非常漂亮。

我走进院子，回头对他妩媚地笑笑，请他先带我绕一圈。我们走到房子的西面，有一个全金属的封闭屋子附着在主建筑的一侧，阳光照耀下的显得非常特别。

我们从唯一的正门进入房子，发现中厅很宽阔，巨大的面积却只有5根极细的银色纤维立柱，每根不到一公分宽。我感觉到阳光，抬头看看，是一整面Turrel的光带，角落里只放了几堆鲜红的Anish Kapoor的阴户状粉末。

穿过中厅进入另一间屋子，原来内部的原始结构已经被全部拆除。这间里面，有一堆的John Chamberlain的废车雕塑，每件约4米高，3米宽，横着竖着放在一起。我觉得这处收藏的每一处都管理的很好，几乎一尘不染，像是专门为造访者准备了很久。进入第三个房间，有一整面墙的不同女人的肖像照。

又陆续看了几个房间，看门人带我回到中厅，简单聊了几句，我才意犹未尽地出了门。舍不得走，我又绕到金属屋子那边，发现这里面我们并没进去过。

刚准备问他的时候，我们同时听到远处有汽车的声音。

谁来了？我问看门人。

他说应该是老板，你赶紧躲起来别让她看见，车钥匙给我，我帮你停到后面。

我赶紧给他钥匙，从入口进去躲了起来。我听到他提着钥匙边往外走边说，你别出来，出来我们俩都歇。

他把中厅的门锁上了，里面一下子全暗了下来。

我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，听到几辆车熄火的声音，沉重的靴子声。接着又过了一会儿，听到一个马达开始工作，嗡嗡嗡作响。还有一个骂骂咧咧的男人，喊着其他人把水泵推过来，说今天的水还没有撒。有一个很低沉的声音，我听出来那是看门人的声音，那个声音说：抓紧时间。

我推了推正门，没有反应。过了很久，我又使劲儿砸，还是没有反应。我把手机打开，里面一点讯号都没有。只有一处有光，我走过去，渐渐感到进入了新的空间。我能看见顶上的阳光，我开始拼命地喊拼命地喊，依然没有回应。这间屋子的回响特别大，我继续喊，我感觉快要被自己的声音振聋了。

原文刊登于周末画报904期FLASH栏目